

史记会注考证

史記會注考證

五

司馬遷撰
日本瀧川資言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卷三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為家也。**世**家者，志曰：謂世世有祿秩。

之家案累世有爵土封國故孟子云陳仲子齊之世家也考證史公自序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齧親越吳國既滅喜伯之讓作吳世家劉知幾曰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耳愚按孟子所謂世家猶言世祿之家以稱侯王將相及聖賢名世者與本紀列傳對言蓋自史公創趙甌北引衛世家贊世家言以爲自古有此稱不知世家言三字又見管蔡陳杞各世家史公自稱其書也

吳太伯

集解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案國語曰黃池之會管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

范寧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耳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

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考證中井積德曰索隱云吳本伯爵按吳是子爵矣

春秋經傳可證太伯弟仲雍案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德之字意義國語恐不足據

雍字蕃離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熟食故曰雍字孰哉也 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

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

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左傳：僖五年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哀七年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嬴以為飾。論語：泰伯篇，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微子篇：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王應麟曰：左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與傳異。崔述曰：大王，周之賢主也。廢長立少，庸主猶或不為。況大王乎？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常兒，然其德亦必待壯而後成，生而有聖德，特國語列女傳事後之推崇云爾。豈得以此為據也哉？且大王安知王季之必傳之文王也哉？已既欲廢長而立少矣，安知王季之不亦然？況大伯之德，固自足以興周，而何為舍之而待夫不可必立之文王乎？由是言之，大伯之讓王季，乃大伯自欲讓之耳。又按詩云：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似大伯已嘗君周，而後讓之王季。論語記逸民有虞仲而無大伯，亦似獨虞仲未嘗為君者。或大伯既立之後，讓之虞仲，虞仲逃之，而後讓之王季乎？春秋傳又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然則斷髮文身，亦非大伯事矣。愚按論語既曰：泰伯，以天下讓。春秋傳亦曰：大伯不嗣，則泰伯未嘗君周明矣。詩曰：自大伯王季者，言天生兄弟，以興周室耳。詩人義泰伯讓位，特存其名於此，亦未可知也。

季歷

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

宋衷

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鬻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句者。夷語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句吳。當如顏解。而注引宋忠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曰。孰哉居蕃離。孰姑徙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蕃離既有其地。句吳何總不知。真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曾名句吳。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吳地記曰。泰伯居梅里。在閩閩城北五十里許。宋忠世本注云。句吳。太伯所居地名也。

太伯。太伯卒。

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括地志。太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錫縣界西梅里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

十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

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鄉常孰縣西海虞山上。與

言偃冢竝列。吳虞同音相通。詩不吳不敖。史封禪書作不虞。不驚。可證。吳仲雍論語左傳所謂虞仲也。

子季簡立。季簡卒。子

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

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

北。故夏虛。

集解。徐廣曰。在河東大陽縣。

是為虞仲。

索隱。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

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虞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正義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當是周章弟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亦稱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為虞仲正義顧炎武曰虞仲仲雍之曾孫殷時諸侯有虞國所謂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

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正義梁玉繩曰吳越春秋章子熊熊子遂是二代

熊遂卒子柯相立正義柯音歌相音相匠反

柯相卒子疆鳩夷立疆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正義橋音躡驕反吳越春秋橋作喬

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正義繇音遙又音由吳越春秋盧作廬

周繇卒子屈羽立正義屈勿反

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正義譙周古史考云柯轉考梁玉繩曰吳越春秋轉作專字省耳

轉卒子頗高立正義史考作頗

頗高卒子句卑立正義古史考云畢軫考梁玉繩曰吳越春秋作句畢

是時晉獻公滅

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

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

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

還，遂襲虞滅之也。
八年傳曰：晉滅虞虢。在周惠王之二十二年，從武王元年至滅，四百七十八年。
是歲以下本倍五年春秋經傳北虞，即周章弟仲封於夏墟者。下文又稱之

中國之虞。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
王元年左傳吳子乘卒，杜預云：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月諸為月姑，是以知姑為諸也。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考壽夢果如顧說，則僚為州子光為闔閭，亦可謂合音乎。梁玉繩曰：史于壽夢諸樊闔盧

之立，皆舍名稱號，非例也。

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

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國之虞滅

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興大稱王。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至壽夢而興大稱王。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壽夢是仲王

壽夢二年。

考證 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春秋稱王然夷狄大國無不稱王者秦本紀

襄公元年以女弟嫪嬴為豐王妻秦寧公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曰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秦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厲共公十六年伐大荔取其王城三十三

年伐義渠虜其王孝公元年西斬戎之源王然則吳楚之稱王亦沿夷狄之俗耳齊桓不以稱王責楚其以此乎 楚之囚大夫申公巫

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

吳行人。**集解** 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

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

使為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是

考證 三條本車下有戰字中井積德曰怨子反在出奔後非怨而奔史筆失前後又曰

行人掌出使故曰行人若待賓客其餘事耳非職之主張文虎曰集解使賓之賓周禮作摺 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

考證 楚之亡大夫以下 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集解** 杜預曰吳興

春秋經襄十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

今當塗縣北有橫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即春秋之衡山也。

至此，正二十五年，系本曰：吳執姑徒，句吳，宋忠曰：執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執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姑為諸，知執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采左傳襄十

二年傳：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春秋經：書吳子遏，左傳稱諸樊，蓋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遏作謁。

次曰餘祭。次曰餘昧。左傳曰：闞戕，戴吳，杜預曰：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吳，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

吳子夷末也。計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且句餘祭或謂是一人，夷末惟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竝為餘祭，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

為一。或杜氏誤耳。祭側界反，昧莫葛反。梁玉繩曰：餘祭，左傳襄二十八年稱句餘，杜注以為夷末，索隱謂別一人，皆誤。三十一年傳又稱戴吳，蓋音近隨呼耳。夷末

之名，左穀春秋竝同。公羊末作昧，史于刺客傳作夷昧。次曰季札。曰謁也。餘祭也。從公羊也。而表與世家作餘昧，夷餘聲近。古文通借。

夷末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兄弟遞相為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末也。立，夷末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

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闞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昧

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注徐廣引系本曰：夷昧及僚，昧夷生光，檢系本，今無此語。然按左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而度其天，所啓

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末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國是夷昧子且明是庶子中井積德曰狐庸之言不悉應焉然亦唯言王僚有國而已意實未及于孫矣不當以孫之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

子諸樊攝行事當國。以上本襄公二十九年公羊傳王諸樊元年曰諸樊徒吳

也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

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

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

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

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也下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

乎遂逃君子曰能守節矣。為君子也左丘明所為史評仲尼之詞指仲尼

時孔子未生也其引子臧之事何遽得孔子論斷之語而稱之左氏于孔子論斷類皆明著其說其稱君子曰者是記當時之君子有此語耳或以為邱明自謂或以君子為孔子

皆未達左。君義嗣。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干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條本義下有以

無失節。吳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年已除喪至乃

舍之，皆襄十四年左。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年當魯襄十四年，是楚伐吳，吳敗

楚師，若吳伐楚而敗。四年，晉平公初立。左傳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

家于各國之事，有附書在當年者，有追書往年者，挂一漏萬。十三年，王諸樊卒。

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

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

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

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條本止作上。

襄三十一、二十七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入州來，杜預曰：州來本為楚邑，吳光伐滅，遂以封季子也。昭十三年傳：吳伐州來。二十三年傳：吳滅州來。則州來本為楚邑，吳光伐滅，遂以封季子也。地理志：沛郡下蔡縣，陵縣，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此。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謂因而賜之以采邑，而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來，不知何故而為此言也。**中井積德**曰：州來蓋兩邑也，非前後遷移。**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

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

吳地 記曰：朱方，秦

改曰丹徒。**事**詳于襄二十八年左傳，但慶封先奔魯而來，吳也，又無以女妻之之事。

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

在春

秋魯襄公二十九年，**竹添光鴻**曰：自盟宋後，中夏諸侯盡朝於楚，吳楚方讎，故歷聘上國，以聯遠交，且以觀諸侯之嚮背也。

請觀周樂。

服虔

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竹添光鴻**曰：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鄭注云：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然則古禮於所聘之國，本為歌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

之矣。

言始造王基也。

猶未也。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龜井道載曰：言王

化未洽也。

然勤而不怨。

勤詩序所謂憂勤勞是也。

此語與論語勞而不怨同。

龜井道載曰：言王

之時士民猶有勤勞如汝墳殷其雷是勤而不怨之辭也。故聲音亦與時勢人情通矣。

歌邶鄘衛。

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

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漢書地理志云：河內殷人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監之以監殷人

謂之三監又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南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二說不同未詳。三監正義後說近是說詳于周本紀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

公淫亂懿公滅囚民猶秉義不至於困。龜井道載曰：有憂而憂憂也。窮居戚戚困也。困則失志失身此遭憂而委頓已。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襄如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

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龜井道載曰：楚莊王論周頌審矣吳楚接壤蚤已往來季札而不知詩三百乎知而未聞雅聲今聞其音憂而不困合於康叔武

公之德始得觀衛之風故曰是其衛風乎彼不告歌王。

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在雅

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維也。

杜預曰：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思音肆。歌鄭。鄭風東鄉是。曰：其細已甚。民不

堪也。是其先亾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亾也。左傳曰：下有美哉二字。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

切，故曰大風。汪洋洋，美盛貌也。杜預曰：弘大之聲也。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曰：言為東海

之表式。中井積德曰：言在東海之濱而為諸邦之表式也。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短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

興。顧炎武曰：季札聞鄭風以為先亾，而鄒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于韓，聞齊風以為未可

量，乃不久篡于陳氏，左傳所記之言。不盡信也。愚按左氏亦記所傳耳。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

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言為東海

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歌秦曰：中井積德曰：周公之東，以東山狼跋篇而言，非指七月。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杜預曰秦仲始有

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

中井積德曰秦國即周之舊都故其聲夏也夏聲猶言京音也故曰周之舊乎非去戎狄之音之謂即以爲諸夏之聲則十五國皆夏聲矣何特秦

歌魏曰美哉。泚泚乎。

馮又音泛杜

預曰中庸之聲錢大昕曰說文無泚字蓋即汎之異文中井積德曰汎乃汎字汎汎浮沈宛轉之貌

大而寬，儉而易行。

左傳

作大而婉杜預曰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寬字宜讀爲婉也

張文虎曰寬各本作婉索隱本作寬與注合各本依左傳改錢大昕梁玉繩說同龜井道載曰雖大而婉雖險而易行也杜改儉恐誤龜井昱曰大中有婉險中有易細大難易和而不相奪所以爲泚泚也愚按儉險古通用

以德輔此

則盟主也。

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

無明君 會也 沈濤曰左傳明主當作盟主謂有德則爲諸侯之盟主耳史記正作盟主可

證集解引賈逵傳注亦作盟主則元凱之說非也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

然何憂之遠也。

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

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集解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自郃以

下無譏焉。

集解服虔曰郃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

正義括地志云故郃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四十二里。

譏而不征之譏無所省察臧否也龜井昱曰昭公十九年傳吾以是譏之。

集解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陸祭曰二雅篇數既多當

時樂師或間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服虔以為歎變小雅也中井積德曰陸所云間歌一二者當通前後不特二雅。

曰美哉思而不

貳。

集解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

怨而不言。

集解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中井積德曰不言不敢言也忠厚

之意其周德之衰乎。

集解杜預曰衰小也。

猶有先王之遺民也。

集解杜預曰謂有殷王

餘俗故未大。遺民周衰尙在鎬京無緣有殷王餘俗。

歌大雅。

集解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

下曰廣哉熙熙乎。

集解杜預曰熙熙和樂聲。語云熙熙也重言之則曰熙熙謂其廣熙熙然也。

曲而

有直體。

集解杜預曰論其聲。易象稱文王之德曰內文明而外柔順。

其文王之德乎。歌頌。

集解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曰至矣哉。

集解賈逵曰言道備至也。

直而不倨。

集解杜預曰倨傲也。